

舟山殡仪馆“00后”遗体整容师陈淑鑫： 在生命终点站守护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记者 高阳



清明时节的舟山市殡仪馆，各色菊花在馆内外静默绽放。清晨6点半，23岁的陈淑鑫已换上黑色制服，将工作牌端正别在胸前。这位来自湖南湘西的00后姑娘，是馆内去年末招录的5位实习生之一，在遗体防腐整容岗与家属服务引导岗间轮转。

在工作日记里，陈淑鑫写道：“我们不是冰冷流程的执行者，而是生命谢幕时的摆渡人。”



从好奇到使命感 永远保持对生命的敬畏

穿过殡仪馆长长的连廊，消毒水气味与焚香交织的特殊气息中，陈淑鑫回忆起专业选择时的“离经叛道”。

高二时，她在网上偶然看到“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介绍，被“入殓师”“遗体修复”等字眼击中好奇心。“生离死别总被忌讳，但我想知道生命最后一程如何被安顿。”这个念头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化作行动，她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报考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葬专业。

真正叩开生死之门的，是大二寒假在江西宜春殡仪馆的实习经历。第一次直面非正常死亡遗体的场景，她至今难忘：寒冬街头，一位老人因车祸面部严重损毁，皮肉翻卷的伤口让在场实习生们不由倒吸凉气。“学长让我亲手缝合，他说如果学了技术却不敢用，和没学有什么区别。”在学长指导下，她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遗体修复。当老人面容恢复安详时，家属含泪的鞠躬让她忽然懂得，“我们缝合的不只是伤口，更是生者最后的念想。”

这份职业的沉重与温度，从此在她心中扎根。实习期间，她每天都会写下日记，记录每个经手案例的细节。她说这些文字不是为了铭记痛苦，而是提醒自己永远保持对生命的敬畏。

服务引导不是流程 是托住崩溃的瞬间

在舟山，非正常死亡的案例相对较少，因此，陈淑鑫的工作更多转向家属引导——从遗体接收、告别仪式到手续办理，她需要全程陪同。

“家属的崩溃往往发生在细微处。”她清晰记得，一位阿姨在走出火化室时突然哽咽，“妈妈刚回乡两个月，怎么突然就躺在这里了？”陈淑鑫默默递上纸巾，轻声说，“阿姨，人都会有生死，您别太难过。”并默默陪伴在这位阿姨身边，用陪伴无声安抚。

这种“克制中的关怀”源自专业服务

理念。陈淑鑫表示，殡葬服务心理学课堂上，老师曾强调：“过度共情会消耗从业者，我们要做稳定的支撑者。”带着专业态度和温柔陪伴，三个月来，她引导了数十个家庭。

尽管见证了太多悲伤的情绪，但陈淑鑫表示，她永远不会麻木。“我以前也把死亡视为自然规律，但现在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她以前看不懂老者在医院全身插满仪器的艰难求生和家属求医问药的坚定信念，但现在陈淑鑫明白：哪怕多活一天，都是对生者的馈赠。

清明节前夕，她看到家属带着鲜花到附近公墓悼念时，她想起专业课上的话：“殡葬不是关于死的行当，而是守护生的记忆。”

殡葬不是恐怖片 而是治愈系的温柔告别

选择殡葬专业的决定，曾让陈淑鑫的家人陷入恐慌。“我妈当时都想报警了，说我是被传销组织骗了。”她笑称，是她的坚持让他们暂时妥协，但就学后，父母也是常常打电话旁敲侧击，希望她转专业或者考取更高学历换个专业。

为了说服家人，陈淑鑫开始在电话里分享实习趣事：“说到学姐们和我讲述工作中的暖心事，说到逝者家属的一声声感谢，我父母才慢慢放下刻板印象。”

如今，母亲每天叮嘱她戴口罩，父亲则开始在家族群里科普殡葬知识。“前几天父亲转发文章，说我们是‘生命的摆渡人’。”她骄傲地展示手机，“这个时代终于开始理解，殡葬不是恐怖片，而是治愈系的温柔告别。”

不只是她的父母，陈淑鑫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殡葬行业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不像很多普遍认知里那样沉默寡言或没有朋友，你看，我就很爱笑、很活泼。”她摘下口罩对记者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我有很多朋友，大家也很喜欢和我聊一些与我工作相关的话题，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答疑或者说辟谣。”

去年夏天和朋友出去玩的火车上，他们遇上了一位健谈的大叔，在聊到陈淑鑫的职业时，那位大叔并没有避“晦”或嫌弃，而是停顿了片刻后很真诚地说了一句，“小姑娘，你这是在做好事，做好事。”陈淑鑫在那一刻非常感动，就像每次逝者家属离开前对她的那句“你的服务特别好，真的很有耐心很温暖，谢谢你们”，她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了这个职业的“光辉”。

学会温柔地面对生死 想为学弟学妹们做个榜样

在采访结束时，陈淑鑫特意提醒记者：“请大家，殡仪馆没有传言中阴森，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引导服务，从遗体接收、收取证件、介绍火化炉、家属告别、进行火化、开具火化证明、费用结算、身后事联办等，都会有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尽力让逝者家属在最悲伤的时候感受到一份温暖。”这些或许正是新一代殡葬人的缩影：他们用温情化解恐惧。在生死之间的渡口，用专业与温度，守护着生命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即将毕业的陈淑鑫有意向留在舟山市殡仪馆继续工作，她想像帮助过自己的学姐学长那样，也在这个行业为以后的学弟学妹做个榜样，“如果未来的孩子能通过我们这个行业，学会温柔地面对生死，那这份职业的意义就超越了生死本身。”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